

瞬间收藏家

[德] 昆特·布霍茨 著 李怡霏 译



瞬间收藏家

[德] 昆特·布霍茨 著 李怡霏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瞬间收藏家 / (德) 昆特·布霍茨著; 李怡霏译

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5

ISBN 978-7-5596-1448-3

I. ①瞬… II. ①昆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图画故事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481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7-8317号

Der Sammler der Augenblicke by Quint Buchholz
Copyright © 1997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
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瞬间收藏家

作 者: [德] 昆特·布霍茨 著

李怡霏 译

责任编辑: 熊 娟

特邀编辑: 薛梦媛

封面设计: 徐 蕊

版式设计: 王春雪

责任印制: 廖 龙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6千字 650毫米×1092毫米 1/8 5.5印张

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448-3

定价: 4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8423599

瞬间收藏家

[德] 昆特·布霍茨 著 李怡霏 译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 品

献给我的母亲



每天落日时分，马克斯都无法继续作画，这时他就唱歌。

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皮夹克，站在工作室的窗户旁唱起来。

透过对面街道的房屋缝隙可以看到海。向更远的地方望去，码头的尽头，灯塔上的探照灯开始闪烁。

从大陆方向驶来了最后一班渡轮，不久又启程返航。渡轮在天际留下了一抹轻烟，一群海鸥在其后飞舞。

马克斯用一种孩童般清亮的嗓音唱着，他的歌没有歌词。

我舒服地蜷缩在红色沙发里，听着他唱。

有一次马克斯听到了我拉小提琴。

从那时起，他每天晚上都请我拉琴给他伴奏。很多时候，他只是静静地聆听我的琴声。

“你的琴声真好听，教授。”我拉完琴，他说。他总这样称呼我。

我有些胖，还戴着一副老式金边眼镜，在学校里总被人嘲笑。但是当马克斯称呼我“教授”的时候，我心中涌起一种友好和被认可的感觉。

我收起小提琴，跑下楼，回家吃晚饭。

我们家在海港街租了一套房子。那是一条宽阔的街道，它穿过整座城市，一路蜿蜒直通港口。

房子的一楼是爸爸的铁器店。门面上方的招牌上是弧形的深蓝色店名，下面用不大的字号写着“老板 E. 布霍茨”。岛上的居民在店里能买到各种规格的工具，铰链、角规、门锁、螺丝和钉子，等等。

我们的家就在店铺上面。我和哥哥同住一间卧室。

在一个温暖的三月天，马克斯搬到了四楼。

第一批从南方飞回的海鸥在空中鸣叫着。

蓝色的天空中，微风吹着浮云缓缓移动。海风携着海水咸涩的气息向陆地吹来。

一辆黄色的搬家车停在楼前的阳光里。身穿蓝色工作服的搬家工人们忙着把纸箱、桌子、椅子、书架、花盆、旧地球仪、画架和一张套着深红色丝绒布的沙发椅搬上楼。

马克斯在工人中间不安地跑来跑去。指挥他们干活的时候，他总用手摸着他那头金发。

他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、冬天和又一个夏天。当秋天又来临的时候，他搬走了。

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四楼，台阶都被踏坏了，嘎嘎作响，两旁是铁栏杆扶手。我几乎每天都去马克斯那扇刷了灰色油漆的门前，小心地按下门把手。如果门没锁，说明我可以进去作客。

当马克斯作画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在他的工作室待上一个下午。



我趴在深色的地板上写作业，或者在马克斯大大的素描纸上作画，画狂风暴雨中的帆船、勇敢的印第安人、战斗的骑士和喷火的龙。有时候，我会用厚纸板和巧克力纸设计一架用火柴头发射的火箭。至于第一次载人飞行计划，我打算选址在公园的草坪上，让苍蝇充当宇航员。

我读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《金银岛》和《老虎和特里斯坦》，这些是我在马克斯的一排书中找到的。厚重的画册一摞摞地堆在地板上。我沉浸在皇帝和国王的时代中，跟随伟大探险者的足迹，踏上追寻野生动物、探访远方的城市和国家、欣赏知名建筑和画作的旅程。

还有的时候，我跟自己下棋，稳赢的感觉让我非常安心。

马克斯的地球仪摆在暖炉旁边的凳子上。地球仪上落满了灰，我常常用食指在北半球上留下一道痕迹。那是我想象的环球旅游路线。

有些微弱的噪音从街道上传进来，偶尔也能听见港口渡轮的汽笛声。在闷热的夏日，天花板上的电扇嗡嗡地转着。挂钟嘀嗒嘀嗒地响，我听到马克斯的画笔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马克斯在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包围在素描纸、书、铅笔和数不清的颜料瓶中，几乎一动不动。他的上身倾向画纸，拿着画笔的手总是慢慢轻轻地在纸上移动。

他有时会用一块沾满各色颜料的旧抹布擦笔，还会把画放到桌子旁的画架上，打量很久。

他用手挠挠头，一丝微笑从脸上倏忽而逝，一道深深的皱纹穿过他的额头。

有时他站起来，在工作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，有时也眺望窗外，或者干脆消失在厨房里一会儿。

然后，他又坐到椅子上，从画架上取下画，接着动起笔来。

我喜欢坐在红色沙发里凝视工作中的马克斯，尽管我看不到他画的是什么。马克斯神秘兮兮的。他画画的时候，不许我看他的作品。

当他用几周时间完成一幅画之后，会给它装上白色画框，然后把它面朝里斜靠在墙边，挨着上一幅画。

“每幅画的创作之路都不尽相同，而且不可示人。”马克斯有一次这么说，“这条路需要画家自己去寻找。他不能过早地展示画的精髓，否则有可能会失去方向。”

马克斯常常到街上去。他像个研究员似的在城市中漫游，跑过海滩或沙丘的时候，他的头发随风飞舞，夹克也被吹得鼓起来。



他会在港口和公园的长椅上，或者海岸边的咖啡馆里坐上几个小时，一句话都不说。目光看向远方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

有时，我看到他在小本上做笔记，也可能是在画素描。他总是随身带着它。

他偶尔也会去长途旅行。我送他到港口，然后跑到通往灯塔的堤岸。当渡轮起航的时候，马克斯提着棕色的箱子，站在船栏杆边向我挥手。我也朝他挥手，直到渡轮在地平线上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。

他从来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但是只要等到他房间的门不再上锁，我就会走进去，一切又像他旅行前一样。马克斯坐在椅子上，向我眨眨眼，然后埋头继续画他的新作。

我依旧沉陷在红色沙发里，享受着屋子中无与伦比的宁静。

黄昏时分，我像往常一样拉起小提琴。马克斯或者伴唱，或者沉默不语。

马克斯很少讲他的旅行。

但只要他一讲起，我就会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。

有一个冬日，马克斯比以往提早结束作画。我们坐在工作室的窗边，拿着深棕色的小杯子喝茶。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一切都比往常更加静谧。

“你知道加拿大有雪象吗？”当我们的目光随着窗外的雪花飘舞的时候，马克斯问我。“它们比非洲象还大，浑身披着厚重的白色皮毛，和北极熊一样。它们很害羞，只在大雪纷飞时才从森林里走出来。虽然身体笨重，行动起来却很轻快。人们很少能看见从身旁经过的雪象，当你有所察觉时，它们已经消失在茫茫白雪中。”

我们望着窗外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接着马克斯讲起一架会飞的马戏团大篷车。那是一个深夜，马克斯在一座法国小城散步，看到一辆车悄无声息地飞过天际，车窗里透着光亮。它在一座桥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。

我喜欢这些故事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是马克斯讲得那么鲜活，好像他确实看到过似的。当然，我很想从他那里知道真实情况。

“来，我们玩会儿音乐吧，教授。”他笑着说，然后把茶杯端回了厨房。有时候，他偏偏不愿意解释那些最关键的事情。

马克斯已经在我们这栋房子里住了一年多。

工作室的墙边摆着一排画，它们一幅挨着一幅，正面朝里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演奏结束之后，马克斯跟我说他要出趟远门。他给了我一串钥匙，请我在他旅行期间给花浇水，收信，照看他的房间。

而我觉得最棒的是，他准许我随时出入他的工作室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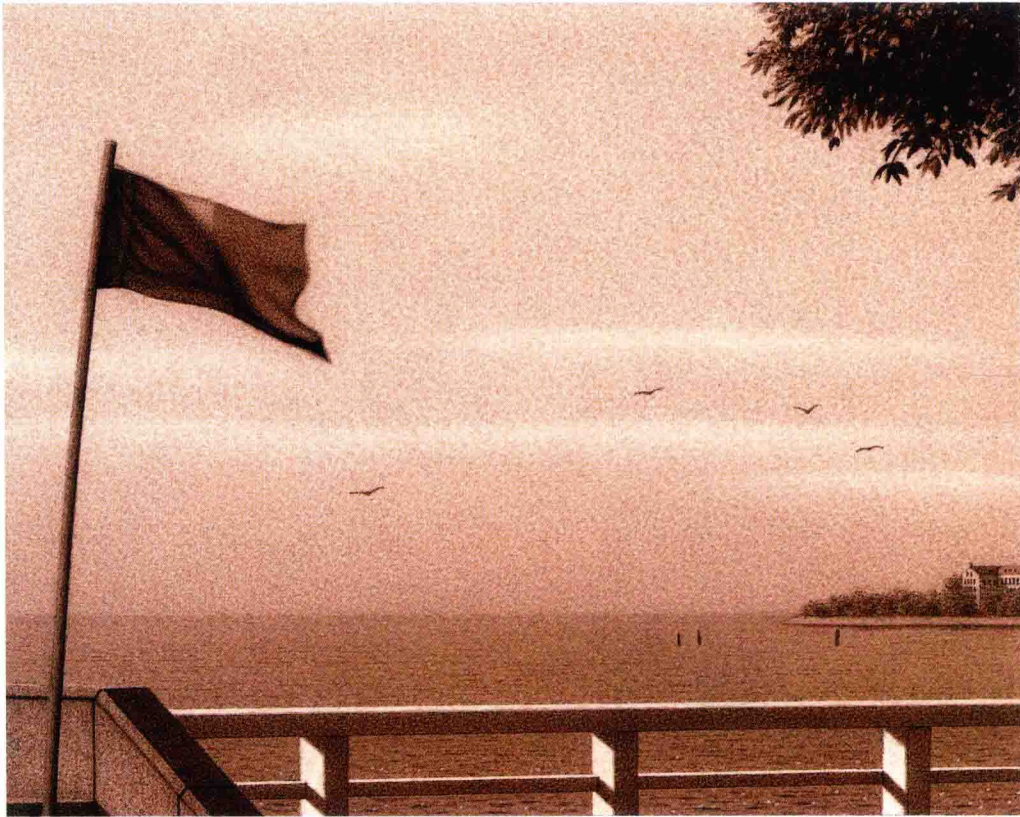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凉爽的夏日早晨，马克斯开始了他的暑假，我跟着他，走到港口。

海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朝阳的柔光落在水面上，随波荡漾。

像往常那样，轮船起航的时候，我站在灯塔下的堤岸上挥手向他道别。

一只海鸥鸣叫着，紧贴着我的头顶飞过。远处，两只帆船在银光闪闪的海面上相遇。

我从堤岸上跑回来，路过一排海边旅店和咖啡馆，店里的服务员正忙着摆椅子、擦桌子。五彩的太阳伞随风摆动，街道尽头，一位管风琴艺人正在弹奏《西班牙的蓝眼睛》。



马克斯的信箱里躺着一张明信片。我把它拿出来，跑上楼去。

打开他房门的时候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

过道里黑漆漆的。马克斯把所有花盆都摆在了厨房的桌子上，我把信放在旁边。工作室的门敞开着。挂钟嘀嗒作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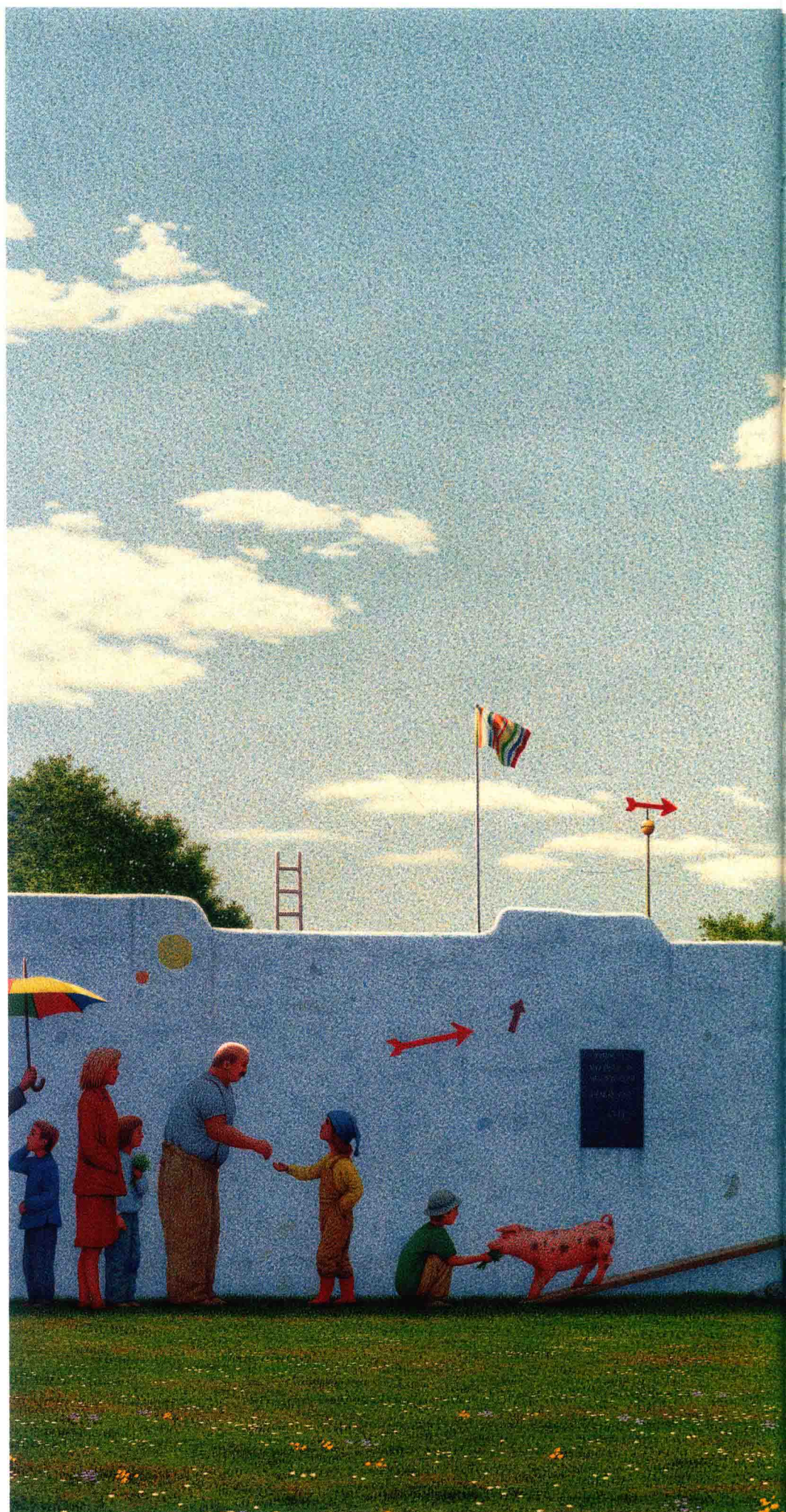
我迟疑了一下，走了进去。阳光透过拉下的百叶窗射进来，地板上映出一道道细长的光纹。

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。那些画仍然排成一排，斜靠在墙上。但是此刻它们都凝视着我。

现在我应该看看这些画了，现在我被允许看这些画了。

每幅画的前面都有一张素描纸，上面是马克斯用铅笔写的字。

我站在一场他专为我而办的画展里。



远处，有位老妇人正坐在栗子树下，
给游客们指路。